

高朗寫影評撰黃巢傳

□梁羽生

從五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中期，差不多二十年時間，高朗長期擔任《新晚報》副刊的領導工作。但他實在不適當宜當領導。他最大的興趣是讀書和寫作，希望做個「散人」。不過報館方面找不到適當的人替代他，直到七五年方始讓他得償所願。他也是在做了專職撰述員之後，開始寫《黃巢傳》的。

報壇憶舊

黃巢是唐末農民起義軍的領袖，也是充滿傳奇性的歷史人物。

他是知識分子出身的農民領袖，曾經幾次應考進士，都名落孫山。他又曾經和王仙芝（也是後來的農民軍領袖）一起做過私鹽販子。販賣私鹽是犯法的，也是被士大夫看不起的「下等人」。而黃巢卻以「落第進士」的身份去做私鹽販子，這種行為在當時來說，確是驚世駭俗。但他正是因為看透了朝廷的腐敗，說朝廷好像臭氣熏天的馬廐，立志要「洗濯朝廷」（《新唐書》），這才絕志仕途，決心和過去告別，投身到「下層社會」的。

滿城盡帶黃金甲

屠格涅夫筆下的「羅亭」是「言語的巨人，行動的侏儒」，中國也有句俗話：「秀才造反，三年不成。」說的就是羅亭這種類型的「秀才」。中外都有這種觀念，知識分子「造反」總是不能成事。

但黃巢並不是羅亭型的知識分子，他這個秀才（論功名其實他已是比秀才高一級），卻是坐言起行，說幹就幹。他的造反，最後雖然還是以失敗告終，但卻搖撼了李唐王朝，「內庫燒為錦繡灰，天街踏遍狗腳骨。」把皇帝都趕出了京城，逼得要到四川逃難。他是名副其實的「文武全才」。論軍事才能，唐朝的許多名將，如王鐸、尚讓、高駢、張承範、劉巨容等人，都曾經是他手下敗將。公元八七四年，王仙芝起義，第二年，他率眾數千參加，八七八年三月王仙芝在湖北黃梅縣戰死，他取得起義軍一統領袖的地位。八八一年一月，就由潼關打進長安，唐僖宗李儇逃到四川成都。黃巢自己做了皇帝，建國號為「大齊」。不到三年時間。

論文學的才能，他留下的詩文雖然不多，但只要看他的兩首《詠菊詩》，也可見到一斑。待到秋來九月八，我花開後百花殺。沖天香陣透長安，滿城盡帶黃金甲。

（黃金甲為菊花別名；唐代戰士穿着鐵和皮做成的甲以護身，此處雙關。）

颯颯西風滿院栽，蕊寒香冷蝶難來。他年我若為青帝，報以桃花一處開。

（青帝為傳說中司春之神。）

何等之有氣魄！吳法（即高朗）的《黃巢傳》在談到這兩首詩的時候說：「這種沖天的戰歌，沒有雄偉的氣魄，熱烈的感情與崇高理想的人，是絕對做不出來的。」自屬的論。

但這樣一個文武全才的農民領袖，在許多封建時代「史家」的筆下卻寫成了「大魔頭」，好像是完全失了人性的「怪物」。這些「史家」對「黃巢起義」是無所

不用其極的來誣衊的，最大的誣衊是說他「殘暴」，「殺人如麻」，甚至造出「黃巢殺人八百萬」的傳說。如果黃巢真是亂殺人的話，他又怎能得到人民的支持？

其實從「正史」中也可找到一些有關黃巢義軍紀律嚴明的記載，如《新唐書》記載黃巢攻下洛陽時，唐留守使劉允章領百官迎謁，巢入城「勞問而已，閭里宴然！」（意思是：黃巢入城慰勞百姓，地方百姓安然無事。）又當黃巢進入長安時，《新唐書》的記載，也是長安人民「夾道聚觀」，並不害怕義軍，且是歡迎義軍的。

專攻文史撰影評

但這些都是零星記載，如果沒有一部《黃巢傳》的話，最少，對我來說，我還是覺得對黃巢不夠公平的。幸好這個工作已經有人做了。他就是曾任香港《大公報》副刊編輯（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五年）的高朗。他是蕩籍紉的同鄉，湖北人。我和他認識，就是他介紹的。他死的時候（一九七七年三月）是《新晚報》撰述員，這本《黃巢傳》是他用「吳法」筆名寫的最後一本書。

我該怎樣說才好呢？談到這本書，我是既為他慶幸，也為他惋惜的。「慶幸」的是他終於得償所願，在死前給我們留下了一本較有分量的歷史著作。可惜的是，他死得太早了！

說他「終於得償所願」，需要一點解釋。從五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中期，差不多二十年時間，他長期擔任《新晚報》副刊的領導工作。但他卻實在不適當宜當領導工作的。他曾經不止一次向我表示，他最大的興趣是讀書和寫作，希望能夠像他一樣，做個「散人」。不過報館方面找不到適當的人替代他，直到七五年方始讓他得償所願。他也是在做了專職撰述員之後，開始寫《黃巢傳》的。

「攻文史，撰影評，方期更上層樓，惜哉英年早逝。」這是我給他寫的輓聯上聯。他「攻文史」是「晚年」（正確來說是死前大概十年左右）的事，在這以前，他對「文史」當然也是有所涉獵，但主要還是寫影評和新詩。為了工作的關係，他寫影評最多。但說老實話，他寫的影評不算成功（在他生前我也是這樣和他說，他亦同意的），尤其五十年代初期，他在《大公報》寫的影評，談一部什麼蘇聯片，往往一寫就是一兩萬字，曾給人以「繁言不絕」之譏。後來在《新晚報》用藍湖筆名寫的影評比較好了，但在同類的影評中也不過算是「出類拔萃」的。

但他是一直在進步中的，尤其在「晚年」所寫的一些文史小品，看得出他已是日漸趨於成熟，「收拾鉛華歸少作，屏除絲竹入中年」，寫的東西，也比以前「踏實」得多了。假如他可以多活十年、二十年（他死的時候，只有五十四歲），他可能成為一個文史學者，而寫他的作品也必將比《黃巢傳》更有分量，更有價值。



▲畫家筆下的黃巢像

但《黃巢傳》縱然還不能說是很有創見的學術著作，未足與一流學者相比，卻也是足以傳世的價值，最少可以作為大學生讀中國歷史的課外參考書了。

勤寫作竟忘家室

他這本書是寫得頗有特色的，一、文筆很「放」，讀來毫無一般歷史論文的枯燥之感。幾個大戰役都寫得井井有條，描寫生動，可以說得也是一部文學作品。二、在資料搜集上，它是目前所能見到的，有關「黃巢起義」此一歷史事件，材料最豐富的一部書。以黃巢一生為主幹，旁及當時的社會背景，統治集團的矛盾，文學作品對此一事件的反映等等。旁徵博引，脈絡分明。是枝繁葉茂，但並不削弱主幹。一洗他以往影評所犯的「繁言不絕」毛病。三、尤具特色的，是他引用了許多當時人的文學作品，如王維的《藍田山莊詩》、杜光庭的《富貴曲》、韋莊的《秦婦吟》等等，來作為正史的補充，並據以解釋有關史實。這是陳寅恪先生「以史證詩，以詩證史」的治學方法。當然他的「功力」遠不能和陳老相比論，但路子是走得對的，也是有了一定成就的。

最後要提到的一點是，他寫《黃巢傳》的時候，正是四人幫大搞「儒法鬥爭」的時候。他並沒有按照四人幫所定的「調子」以纏夾不清的什麼「儒法鬥爭」來作貫串歷史的主線，而是以階級鬥爭來作主線的。只有最後一段談到儒家思想（主要是天命論）受到黃巢起義的衝擊，那也是言之成理的。

熟悉他的朋友都知道這並不是偶然的事。他為人耿直，在四人幫未給揭露之前，他已是對四人幫「口誅」的了。他的直言無忌，甚至令朋友為他擔心。我就不止一次聽過他在有許多人的場合，也罵「江青是什麼東西，也配領導文藝」。

「愛讀書，勤寫作，專業竟忘家室，最傷故里魂招！」這是我給他寫的輓聯下聯。他以王老五終其身，如果有妻子的話，可能不至於因患病身亡吧？說到這裡，我越發覺得他的早死是太可惜了！

（摘自《筆不花》，香港三聯出版社）

半島酒店話滄桑

□余也

▲半島酒店早年有「遠東貴婦」的稱號

香江回眸

差不多每間酒店都有三三六號房，但對半島酒店來說，三三六號房卻是一個香港淪陷的見證。

今日經過這氣派不凡的酒店時，仍見遊人在噴水池畔留影，而在八十多年前，這酒店耗資三百萬港元建成，於一九二八年開始營業。其中設有商場、舞廳、會議廳、演講室等，為當年東半球首創。客房更豪華寬敞，有數間貴賓房是不出租的，只有外國政要富豪才有資格入住。

至於上文提及的三三六號房，卻非貴賓房，但香港總督、駐港英軍總司令二人，就曾是這間房的住客，雖然，是迫不得已的。

一九四一年十二月，日軍突襲機場，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攻勢佔領了九龍半島，在聖誕節（二十五日）進駐半島酒店，成為他們指揮總部。

當年的總督及英軍總司令從港島到來，謁見日軍指揮官酒井隆一，舉白旗表示投降，二人旋即淪為階下囚，囚牢就是三三六號房了。

酒井隆一的上司，日軍高級司令官磯谷廉介到達九龍時，也搬進半島居住，使之成為司令部，更把它改名為「東亞酒店」。

成為日軍的指揮部及司令部四年之後，直至一九四五年日本無條件投降，半島才能逃離「魔掌」，重過新生活。首先回復自己名字，再大事裝修擴充。

改建前的半島酒店，樓高七層，為早年香港最高的建築物，也是五〇年代前九龍最高的建築物。建築物呈H型，左右嚴謹對稱，以意大利文藝復興及巴洛克復興風格建造。建築物立面有大量古典特徵作裝飾，如石雕刻、拱窗、拱心石等，強烈突出的屋簷為建築物帶來意大利式豪華建築外觀。

半島酒店正門前的小廣場，原設有車房，其後拆卸並改為大理石噴水池。建築物內部有大量新古典及巴洛克風格的裝飾，裝飾相當華麗。半島酒店早年有「遠東貴婦」的稱號，是當年亞洲最先進及豪華的酒店之一，建成後旋即成為富豪及社會精英的熱門社交場所，亦吸引多位外國名人入住。

跟新型的豪華酒店比較，半島仍保持它雍容華貴氣概，當年不愉快的一頁，早已輕輕抹去。

（摘自《香港倒後鏡》，坤林出版社）

泥水佬開口

□宋郁文

這是歇後語。隱藏在後頭的意思，是：「過得人，過得自己。」

「泥水佬」，即泥水師傅，做建築的工匠。粵俗稱男子為「佬」；如我們賣文的人，也有人說是「寫稿佬」。每一行業，都可以加上一個「佬」字，來稱從事這種行業的人。本來是賤稱，漸漸也成了習慣，不大覺其為賤；不過，至少不會是敬稱了。

「佬」字音「勞」，陰上聲，亦即「勞祖切」。本寫作「寮」。《唐書·褚遂良傳》：「何不撲殺此寮！」意思是：「怎不撲殺了這個人？」這是武后辱罵褚遂良的一句話。

門的洞，廣州話說是「門口」；正如窗的洞，說是「窗口」。門口是用來通過，出入戶外戶內的。在牆壁間打開了一個門口，自然可以過人，人既可以過得，自己也當然可以過得。這句俗話，說明了人際關係，應平等對待。

自私的人，常常只知有己，不知有人。只要自己過得去，就不管人家，這樣處世，易起紛爭。

「泥水佬開口」這俗話就是說：自己和別人，都可以過得去，兩不虧負。

（摘自《俗語拾趣》，博益出版社）

方言妙語



沙灘的早晨

陳柏榮 攝

同姓同名的故事

□汪米

宜古宜今

古往今來，同姓同名的人真不少。梁元帝曾撰有《古今同姓名錄》，唐人有續篇，元人有補篇。明人和清人亦輯有類似的「同姓名錄」。

同時同地而又同姓同名的，說多不多，說少也不少。一般為人熟知的，是曾參殺人的典故。曾參是孔門高弟，孝行第一。據說當時魯國有另一個曾參殺了人，這消息傳到曾參的母親耳裡，母親方在織布，卻很鎮定地織着，知子莫若母，像她那樣的孩子，哪會殺人的呢？但第二個殺人的消息又傳來，她不得不略略遲疑一會；接着第三個消息又來，並肯定地指明

曾參真的殺人。她一點自信心也沒有，馬上驚惶失措，投梭而走。

戰國時，趙國平原君有了一位了不起的食客毛遂，他曾自薦陪平原君使楚，按劍劫楚王，定下合縱招秦的條約。平原君十分傾倒，讚美他的三寸舌強過十萬雄師。有一天，忽報毛遂墮井死了，平原君放聲大哭，後來毛遂回來，才知道那死的只是同姓同名的人。同姓同名又常碰在一起的話，的確是一件頗感麻煩的事情，像唐憲宗時有兩個李益，其一是詩人，做詩的功力與李賀相埒；另一位是太子庶子李益，兩人同在朝廷，人們為了加以區別，便稱前者為文章李益；後者為門戶李益，雖是有些囉嗦，卻不失為一個好方法。

中國四大佛教名山覽勝

□王春華

佛門勝地

在中國大地上，有一串璀璨奪目的項鍊——「金色世界」五台山、「銀色世界」峨嵋山、「琉璃世界」普陀山、「蓮花世界」九華山。它們是佛教四大道場。

佛教四大菩薩中文殊表「大智」，普賢表「大行」，觀世音表「大悲」，地藏表「大願」。四大菩薩雖分工不同，但都以救眾生脫離苦海到達彼岸為宗旨。四大菩薩各有自己顯靈說法之地，即各有自己的「道場」。文殊菩薩的道場在山西省五台山；普賢菩薩的道場在四川省峨嵋山；觀世音菩薩的道場在浙江省普陀山；地藏菩薩的道場在安徽省九華山。這四大菩薩的四大道場被稱為四大佛教名山。

金色世界——五台山

五台山位於山西省東北部五台縣境內，因五峰如五根擎天大柱，拔地而起，巍然聳立，峰頂平坦如台而得名，又因山上氣候多寒，別稱「清涼山」。主峰五座，東台望海峰可看雲海日出，南台錦繡峰是花的海洋，西台掛月峰可賞明月嬌色，北台葉門峰可覽群山層疊，中台翠岩峰可見巨石如星，更有天造奇觀「熱融湖」、「冰眼洞」、「石海石川」、「龍翻石」、「寫字崖」、「佛母洞」等。

五台山位居中國佛教四大名山之首，是世界五大佛教聖地之一。自東漢明帝以來，即成為佛教聖地，經歷代修建，塔幢林立，佛刹棋布，五峰內外佛寺最多時達三百六十所，僧尼達萬人之眾，堪稱為我國最大的寺廟

建築群。

銀色世界——峨嵋山

峨嵋山位於四川西南部，以雄秀壯麗的自然風光和充滿神秘傳說的佛教、道教文化聞名於世，是中國四大佛教名山之一，享有「峨眉天下秀」、「天下名山」、「動植物王國」、「地質博物館」之美譽，主峰金頂有雲海、日出、佛光、聖燈「四大奇觀」。

峨嵋山古木參天，流泉飛瀑，風景獨秀，隨着季節的變化和山勢的不同，陰、晴、風、雨、雲、霧、霜、雪渲染，形成了著名的「峨眉十景」。

琉璃世界——普陀山

「海上仙山，山在虛無縹緲間」——普陀山雄峙於杭州灣以東的蓮花洋中，與世界著名漁港沈家門隔海相望，素有「海天佛國」、「南海聖境」之稱。普陀山是中國四大佛教名山之一，同時也是著名的海島風景旅遊勝地。普陀山既以海天壯闊取勝，又以山

林深邃見長。登山覽勝，眺望碧海，一座座海島浮在海面上，點點白帆行駛其間，景色極為動人。前人對普陀山作了這樣高的評價：「以山而兼湖之勝，則推西湖；以山而兼海之勝，當推普陀。」

普陀山是全國著名的觀音道場，其宗教活動可溯於秦。自唐建立觀音道場以來，經歷代興革，寺院林立。鼎盛時期，寺庵一百五、僧尼三千。之所以成名，除了它得獨厚的優美環境外，應歸功於詩仙李白和高僧金喬覺。李白遠眺九峰如天賜九蓮，觸景生情，寫詩讚「妙有分三氣，靈山開九華」，於是「九華名遂聞於天下」。朝鮮半島新羅國高僧金喬覺，渡海來九華修行，稱地藏菩薩轉世，「遠近焚香者，日以千計」。

九華山歷代高僧輩出，從唐至今自然形成了十尊肉身菩薩，現可供觀瞻的有五尊。在氣候常年濕潤的自然條件下，肉身不腐為九華名山增添了一份莊嚴神秘的色彩。

（摘自《香港佛教》）



地之一五台山是世界五大佛教聖地

曼波女郎葛蘭

□祝欣欣

葛蘭曾是香港實力雄厚的國際電影業公司的「四大王牌」演員之一，原名張玉芳，一九三四年生於上海，一九四九年隨家人遷居香港。葛蘭從小就學鋼琴，練唱歌，喜好文藝。一九五二年，著名導演卜萬蒼在香港創辦泰山影業公司訓練班，葛蘭第一個報名，又以最高分第一名錄取。

葛蘭在第一部電影《戀香曲》裡，就展露了歌舞方面的才華。葛蘭聰明過人，很快就成為唱做俱佳、歌舞雙全，具有多方面才藝的演員。一九五四年，荷里活著名影帝克拉克·蓋博到香港拍攝《江湖客》時，徵求演船家女的演員，他在二千人中選中了葛蘭。

一九五六年，葛蘭主演的《玉鳳》，在泰國、新加坡上映時，受到狂熱歡迎，使她在東南亞享有盛名。她演唱的曼波歌舞，膾炙人口，風靡一時。電懋公司特意為她拍成電影《曼波女郎》。葛蘭從此有了「曼波女郎」的雅號。她為這部電影用不同的技巧和方法唱出首首不同風格和韻味的插曲。葛蘭主演的影片還有《情深似海》、《香車美人》、《野玫瑰之戀》、《星星月亮太陽》、《教我如何不想她》、《京華春夢》等。她與陳燕燕等合演的《長巷》，在第三屆東亞影展中獲獎。

（談香港早年女影星，之二）



▲葛蘭能歌善舞，聰穎過人

昨夜星光